煙嶼樓讀書志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九

鄞　徐　時棟　同叔

經九

論語

或問毛西河分從陳蔡及德行節爲兩章本之史記以駁集注語頗支離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賢固不止此曾子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和平通達眞善讀聖賢書者乃其於改錯極駁集注置程子語於不問及稽求篇則及之乃曰經貴闕疑不必鑿鑿遁辭知窮無足深詰獨於其言有二疑焉其一言此時伯牛閔騫輩皆不可考究有可考者否余日聖門事蹟不見他書而獨載論語者往往而有不必定

以不可考而疑之也然伯牛一人則固明明可考尸子仲尼之
意篇曰孔子爲司寇以冉耕爲中都宰嘗從阨於陳蔡之閒白
虎通詩命章淮南精神訓並云伯牛爲厲又見論衡家語其一
言冉求一人明明於哀公三年爲康子所召又三年而後及陳
蔡之難其時冉求正仕魯至哀十一年尚爲季氏帥師戰淸見
於左傳即此一人顯然不從陳蔡其語似非無據余曰此全然
無據之言康子召冉求在哀公三年陳蔡之難在哀公六年焉
知此三年中冉子必仕魯而不從夫子至哀公十一年爲季氏
帥師與陳蔡之阨相距又五年與康子之召相距又八年豈得
蒙混併爲一時事須知阨陳蔡時冉子正不仕魯而從夫子哀
公三年康子奉命召冉子及十一年淸之戰與冉子議國事而
冉子有戰功正史記所謂康子之召非小用將大用者乃哀六

年魯伐邾七年魯伐邾八年魯復有吳師其時季孫柄國國家多事而所謂非小用將大用之人絕不一見有是理耶且世家載康子召冉有後越三歲始阨陳蔡已而楚昭王以師迎孔子而孔子之楚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遂自楚反衛皆哀公六年事當是時衛國大亂邦人洶洶正名一論史公明述其語雖不及冉子而夫子爲衛君之問必在此時可斷斷無疑者也乃朱子注衛君待子章以爲魯哀之十年西河駁正之曰此六年事非十年事也然則同一衛事子路之問既在魯哀之六年而冉子之問必令遲至哀公十一年戰淸以後何故又孔叢子記問篇曰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云云然則楚聘夫子時冉子方從夫子明證確據之不一而足如此又且檀弓稱夫子將之荆楚人聘夫子但只一見故孔疏定爲

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是則冉有與難陳蔡而先夫子至楚明載禮記從夫子自楚反衛而與子貢商衛事明載論語論語禮記尙非僻書何曉曉耶　凡說古事苟無赤柄必不可武斷哀公十四年子路尙仕魯明年卽死衛難子貢從夫子阨陳蔡史傳之有明證者乃哀六年阨陳蔡而哀七年卽有康子使子貢辭太宰嚭之事二年之閒尙不能定其往返而況首尾相距九年而曰此必歲歲仕魯豈理也哉　曰然則其謂鄭皇諸家皆分兩章豈先儒皆錯耶余曰是不然凡經傳各有師承卽如史公讀此章以爲夫子已語其作弟子列傳序首稱孔子曰下卽接德行節柴也愚節回也屢空節連貫成文宛如後世集句者然其伯牛仲弓子游諸傳無不以此節爲孔子語而要是史記錯而集注不錯夫說經而先執成見則左袒右

袒但祝吾舌可矣西河極惡朱子凡同集注者即爲非異集注者即爲是固不問是鄭也且吾有大駭者鄭注論語雖亡而邢氏疏德行節明曰鄭氏以合前章今忽云康成以爲此節與前節不連爲一章此又出何本耶

請子之車以爲之椁注欲賣車以買椁也竊謂假人財物未有坐索此物使之賣鬻以爲我用之理況夫子答以鯉死無椁又曰吾不徒行以爲之椁又似夫子家中別無可賣之物苟欲用椁必須賣此一車以爲之者則亦不可通矣記前人亦有致疑者不知其作何解忘之矣按管子乘馬篇曰汎山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又曰林其木可以爲棺可以爲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一之三十然則請子之車者蓋夫子之車其大木有可以爲椁材者故請以爲之曰以爲之椁曰不徒行以爲之椁是實以

車爲椁非賣車以買椁也蓋古人棺椁之制非尋常之木可爲者惟可以爲車之木始可爲椁如左傳所云美檟（襄二）柏椁（定元）之類顏子卒時適無此木故請車以爲之也　或謂管子但云可以爲車可以爲棺而不言可以爲椁殊不知古人棺椁之材固自通用檀弓云天子崩三月天下服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爲棺椁者斬之按此時既已斂殯何爲尚致爲棺之木可知可以爲棺者即可以爲椁也疏謂可以爲周棺之椁者則語既添設義亦不順又按孟子中充虞問椁木太美而孟子答以古者棺椁無度亦見棺椁之材固可以通用也　明人何孟春家語傳序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子曰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校以家語所紀歲年子淵死時子魚蓋無恙也或以論語爲設事之辭云云噫俗儒妄言乃有至此者聖人亦人情豈有其子儼然無

慈而云云者且無論其他即語氣覩之已死耶未死耶信王肅僞家語而武斷於經文眞不祥之說哉

論語兩不可則止孫季昭示兒編並解作有所不可之事則必止之使勿爲余謂問友章斷不可從以下句毋自辱焉不可解也季昭亦勉强解說謂毋使此友從而有辱然究不如常解之順蔡中郎正交論云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毋自辱焉亦常解也若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余前亦謂孫解非是以常解有大臣氣象若孫解不過是爭臣耳今余又欲依之以備一說郤不在不可則止句看出而在下文從之者與從字看出試妄言之蓋由求雖未入室顧亦聖門之選豈僅僅不從弒逆之人哉不從弒逆稍知廉恥者皆能之何獨由求若謂此語是陰折季氏不臣之心則僅此二人不從彼亦何所忌憚哉故擬音從爲

縱而解之曰所謂大臣者平日以道事君有所不可之事則能以道止之使勿爲今二子者無此力量可謂具臣耳只如論語所載旅泰山聚斂伐顓臾諸事亦卽不能止之證於是季子然因夫子之言遂疑二子縱恣君欲無不從命者曰然則是從（與縱同）君者與從君者猶言一聽君之所爲而事事不能諫阻之也夫子曰二子若遇弑逆之事則力能止之使不爲亦必不肯任縱之也蓋平時但知食祿忠主之爲義卻不於道上細細揆度至遇非常之變則必犯顏極諫改而後已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如此似於二子身分稍合

攝乎大國之閒集注但云攝管束也而不引申其義管束乎大國之閒語頗難曉謂是爲大國所管束則之閒二字何解按集解引包注以至皇邢二疏無不云攝迫也於義甚適不知朱子何

故舍之而改爲管束也漢書五行志下之上攝乎晉楚之閒注云
攝收持也亦不可解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集注云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又云子成矯
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
胥失之矣愚按此二句與下二句文氣直下本無轉折此二猶
字與下猶字意義相同亦無正反然則此二語是子貢述子成
之意謂苟如子言是文無異於質也質無異於文也則虎豹之
鞟無異於犬羊之鞟矣若如集注解作子貢正意則下二句爲
不可接故必須加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十一字而後可
遞入下句則似乎添設矣至集注責子貢失言愚亦以爲非也
即使子貢此言果如集注文質等耳不可相無之意則其言正
與孔子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之語相

合夫彬彬爲君子質勝文之非君子無疑也而必欲以質爲本爲重則是必質勝文而後君子則幷孔子之言亦失之矣乃集注於質勝文章引楊氏語直謂質可勝文文不可勝質而曰與其史也甯野然則宋儒於孔門文質之論固未心悅誠服特不敢顯議孔子耳而於子貢又何惜譏議之乎　或謂楊氏與史甯野之說蓋本之先進章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又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程子以文質得宜爲先進之禮樂以文過其質爲後進之禮樂故楊氏本之按先進章之野人豈可與質勝文之野字相混若兩野字可混則後進禮樂之君子可混於文質彬彬之君子矣且禮樂與文質有何關涉是時世衰道喪禮樂僭亂即論語中孔子之言如非其鬼而祭鄭聲亂雅樂管氏有反坫季氏舞八佾之類皆所謂後進之禮樂而當時反以爲君

子者此豈可謂之文過其質乎且禮樂皆文也故孔子曰文之以禮樂此豈可以質字參入之乎禮樂自禮樂文質自文質苟欲以文質言禮樂則禮樂者文而已矣　與史質野之說非但顯違此章彬彬之教又與孔子他日之言全然相反夏尙忠商尙質周尙文而孔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質之不可勝文也如此記黃南雷未刻稿中有文一篇謂三代以下日趨簡陋有質無文駸駸有禮崩樂壞之懼其言極詳明與宋儒周末文勝之說相反

范亦汾邦楨問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須以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九字爲句若斷子張問士爲句不應子張開口但說一士字復說下句余曰此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論語所記又有子張問政子張問士子張問明子張問仁於孔子不應子

張皆開口但說一字而更無餘語凡一書記敘皆有體裁其問曰者是并其問語記之其但有一問字而無曰字者則是問語尚多記者但書孔子答語而推其原始則書某問某謂孔子此語因某人問某事發耳即如上章記季康子問政於孔子下接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蓋不記問政二字則無道有道所指何事不記下句則孔子焉用殺語無根若其開端問政之語不足記也此章亦然故上書子張問士下接何如斯可謂之達矣蓋不記問士二字則達字奚屬不記下句則孔子爾所謂達語無根若其開端問士之語不足記也知此然後知論語無字中有多少言語在故問孝問仁問政問士問君子皆不一而足而孔子答語言人人殊蓋當時各有意見議論進質函丈孔子取其言裁斷之故所闢異辭耳

集注曰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路不對此見語
言於無字中也從此可類推矣
曰然則對病發藥之說非耶余曰吾最不喜對病發藥之說然未
嘗無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孔子以其兼人而曰如之何聞斯行
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孔子以其退也而曰聞斯行之此對病發
藥也然而公西華郎已疑之記者并記其語無煩後人代為補
救矣若其他則當時更無疑義記者更無餘語聖訓明白焉所
謂對發焉所謂補救且如顏子夫子許其三月不違仁而至其
問仁乃反告之以一日克己復禮且如子路孔子許其兼人許
其果而至其問政乃反告之以先勞無倦孔子又許其片言折
獄論語稱其無宿諾傳稱小邾信其一言而至其問事君乃反
告之以勿欺豈有子路而欺君者後人謂犯非子路所難而難

於勿欺妄語可笑

後漢書獨行傳序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首句與今異文四句本連貫而中有又云字皆古人引書常事章懷注下二句謂此是錄論語者因孔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按語例四句皆屬孔子口語斷非記者釋辭且上稱孔子曰下稱又云是范氏亦明以爲孔子語章懷蓋以四句連文而范忽分引之故疑下二句爲釋辭耳誤矣

范氏既引此書復申之曰此蓋失於周旋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按有所必爲即是進取有所不取卽是有所不爲如是狂無異於狷狷無異於狂聖人復何故爲是區別耶

或問子產子西管仲孔子抑子西而美二人後儒謂孔子雖美二

人然仲不如產言外自見余按荀子大略篇引孔子語謂子家駒不如晏子晏子不如子產子產不如管仲然則謂孔子意仲不如產者非也

作者七人矣包氏咸注謂荷蕢荷蓧儀封人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袁俊翁四書疑質謂封人以得時行道爲心不與六人同行當以微生畝易之愚謂皆非也孔子論作者七人並未顯然指出豈早已逆料門弟子他日將爲論語一書必能將此七人者一一散見之論語中耶況時至季世隱逸者多或爲孔子所未見或雖見之而不載在論語中者豈能遽定其人數耶然則當指何人曰聖言隱約非千載後人所知必求其人以實之則莫如王氏弼之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蓋此七人者曾經孔子論定而目之以爲逸民者也　康成以七爲十

之謂加荷蓧沮溺荷蕢楚狂而去夷逸朱張似非按風俗通十反篇曰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王注本此宋儒張程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爲七人更非按上章云避世也

宋景德中賈邊試當仁不讓於師論以師爲衆與注疏異時王文正爲相以爲特立異說將令後生務爲穿鑿破壞科場漸不可啟遂黜之余謂此正論而非通論也凡代聖立言闡發經旨只求其是耳古人注釋豈無千慮之一失後人心思豈無千慮之一得哉主試但當觀其論之通否不當執立學官之注家以沈錮天下萬世之耳目也後世專尊朱子一句一字不敢擬議其實非朱子所望於學者之心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注家紛紛至有解作天星者則世豈有食天星者抑豈有天星而能食者耶將何以解不食二字

按魯語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然則匏瓜即苦匏所以繫腰而濟者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壺即是匏又詩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以經解經詩與國語自有明證凡瓜皆供人食惟此瓜味苦不可食但以濟人而已故曰繫而不食繫非繫於生瓜處也謂繫之以濟耳集注謂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此注實誤凡一切草木果實何一非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者何必匏瓜而以之取義乎蓋聖人以用世爲心時行時止無所偏執若僅知守正而不知達權是猶物中之匏瓜僅足供人濟渡而不可使人食也大旨如此或曰物之可用不可食者多矣何以必指匏瓜余謂此又不可泥者室中適有此物偶爾指點及之亦復何關深義譬如孟懿子問孝而適遇樊遲御遂告樊遲季氏旅泰山而適遇林放問禮遂及林放又如以杖叩原壤手中適有

杖遂語畢而叩之不是徧地覓得杖來而叩其脛也朱子注詩匏有苦葉明以匏爲濟水之用不知注論語何故舍之而別尋一義也集注說義理極精當亦有必須商定者此類是也

患得患失論語中不過數言而荀子子道篇說苑雜言篇家語在厄篇甚詳是子路問而孔子答者

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集注云福州有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孔子言之也未知是否云云愚謂此必宋初妄人增之者其意甚輕子路以爲此言必孔子然後能說若子路者不能道也故妄增之

子皮曰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子貢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語意正同似當讀識作不識不知之識不必定音志也

曰予小子履節皆引成湯禱旱之誓非伐桀之誓也語見余逸湯誓考中國語引此明稱湯誓墨子引之較詳獨稱湯說後人論議紛紛吾考中既引周禮及呂覽兩說字以解湯說之義今又得一確證焉金縢曰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夫此祝告之詞也上云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又云史乃册祝又云納册金縢之匱中今不曰告不曰祝不曰册而曰說可知祝告之詞古人本稱爲說禱旱之誓全記成湯告祝之詞而稱說又何疑耶以書證書其證較周禮呂覽尤確前未見及而逸湯誓考已刊刻故補記於此

讀書爲儒生豈有孔子生卒而漫不考究之理特吾不解赫赫憑據在三傳而儒者猶紛紛聚訟眞可怪也孔子之生公穀並載於襄二十一年之末公羊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則繫

於經書冬十月日食及曹伯來朝及會𦳝任三事之後是十月庚子也二十一年同庚子同惟十月十一月互異而以經書十月庚辰朔推之十一月不得有庚子公羊之誤顯然然則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年魯襄公二十一年己酉歲十月二十一日斷斷無疑者也乃說者謂公羊書月已訛豈盡可據因噎廢食以偶然書月之訛而欲盡廢其年日之與他書符合者已非公論若穀梁則年月日無一可駁詰矣而又欲以公羊偶然之訛并廢穀梁之無一可駁詰者是又何心耶葢朱子論語集注序說引史記世家曰以魯襄公二十二年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生孔子於魯昌平鄉陬邑遂疑朱子主史記夫史記載三代事多臆測武斷卽如紀舜年謂舜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是以舜年爲百歲明明與尚書堯典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其年百有十歲之說背謬夏史官之紀舜年何異於七十子之紀孔子生年今舍七十子之說而下信數百年後之司馬遷是何異舍尙書而信史記而謂舜年百歲耶況朱子於序說雖采史記而往往駁正其事如記定公十四年攝相諸事則即以魯世家駁之記顏淵鄒事則以孟子駁之記絕糧陳蔡事則以論語駁之記歸與之歎則直以不然駁之記書社封孔子事則直以無此理駁之然則於其所記生年豈能深信不惑則何得以其未定之說而謂朱子專以史記爲憑耶且朱子所引史記非盡史記原文也考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其文如是並無庚戌之歲十一月庚子等語而朱子乃引之如彼江愼修謂以公羊十一月庚子繫之史記二十二年

是朱子偶失檢而誤憑則謂朱子屢以他書駁正史記何至以史記所本無之語而據他書以湊合之耶蓋朱子既引史記魯襄二十二年之文而疑不敢信因以公羊襄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之文參注其旁屬草未就或爲傳寫者所連併後儒篤信朱子一字不敢擬議見序說引史記遂謂孔子必生於魯襄之二十二年并史記原文不暇一覆按之亦可怪已又且史記世家記孔子事非天降而地出也其所記亦不過宋之三傳論孟諸子雜家之中孔子生卒別無他見但見三傳卒年月日見左傳既全據之不易一字而生年月日僅見公穀若不據公穀更據何書乎庚子之日公穀並同而十月十一月二傳互異史公略其月日而其年則必據公穀無疑也乃公穀此傳並在二十一年之末下卽緊接二十二年史公讀書荒忽誤視旁行遂妄

記之爲二十二年（序說之誤史記之誤皆以臆意妄爲揣測如此然揣序說者臆尚未敢自信若揣史記者則既史公復生必啞然失笑前從但知史記與公穀違異而不知史記實本公穀恐此說亦旁參互稽久而後得之者頗自以爲必無大謬然則孔子生年尚可不據公穀乎）史記荒忽如此類者不一而足卽如記顏濁鄒謂是子路妻兄彼亦非別有所據實乃見孟子有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之文而誤以彌子以下十二字屬上句解遂有子路妻兄之說（此前人說也忘此出矣）然則孔子生年與公穀差一年之故亦必是誤視旁行無疑也然則史記尚可據乎宋景濂作孔子生卒歲月辨力主公穀是猶謂論語子曰是春秋時孔子之言孟子曰是戰國時孟子與之言其說本極平常而後人乃謂其無確然不易之證夫以七十子所傳春秋中之語爲據而尚非確然不易則天下無可讀之書矣大約春秋時事經傳並有者以經爲據三傳並有者以左傳

為據今孔子生年為左傳所無若不據公穀更據何書耶公穀事與左傳多違異吾極不信之至此事則左氏不載公穀以古今一人之至聖於是特以生年附書傳中此豈有考據不確而敢漫然書之者乎而況其人於聖門授受固有淵源此豈尙慮其不能的知聖人之生年乎至公羊十有一月之誤或偶然錯記或傳寫偶衍皆為事理所有設之以經而穀梁毫髮無誤而尙紛紛何耶後余讀經典釋文見其公羊音義於庚子孔子生下釋云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然後知陸氏所據公羊傳實無十有一月四字今通行何休解詁本有此四字者即陸氏所謂一本一本者別本也然則公羊實本不誤而別本傳寫誤之然則公穀並是十月庚子孔子生兩傳合符節而又何疑矣何休注公羊多妄語即如此條不能辨十有一月四字之非皆本其精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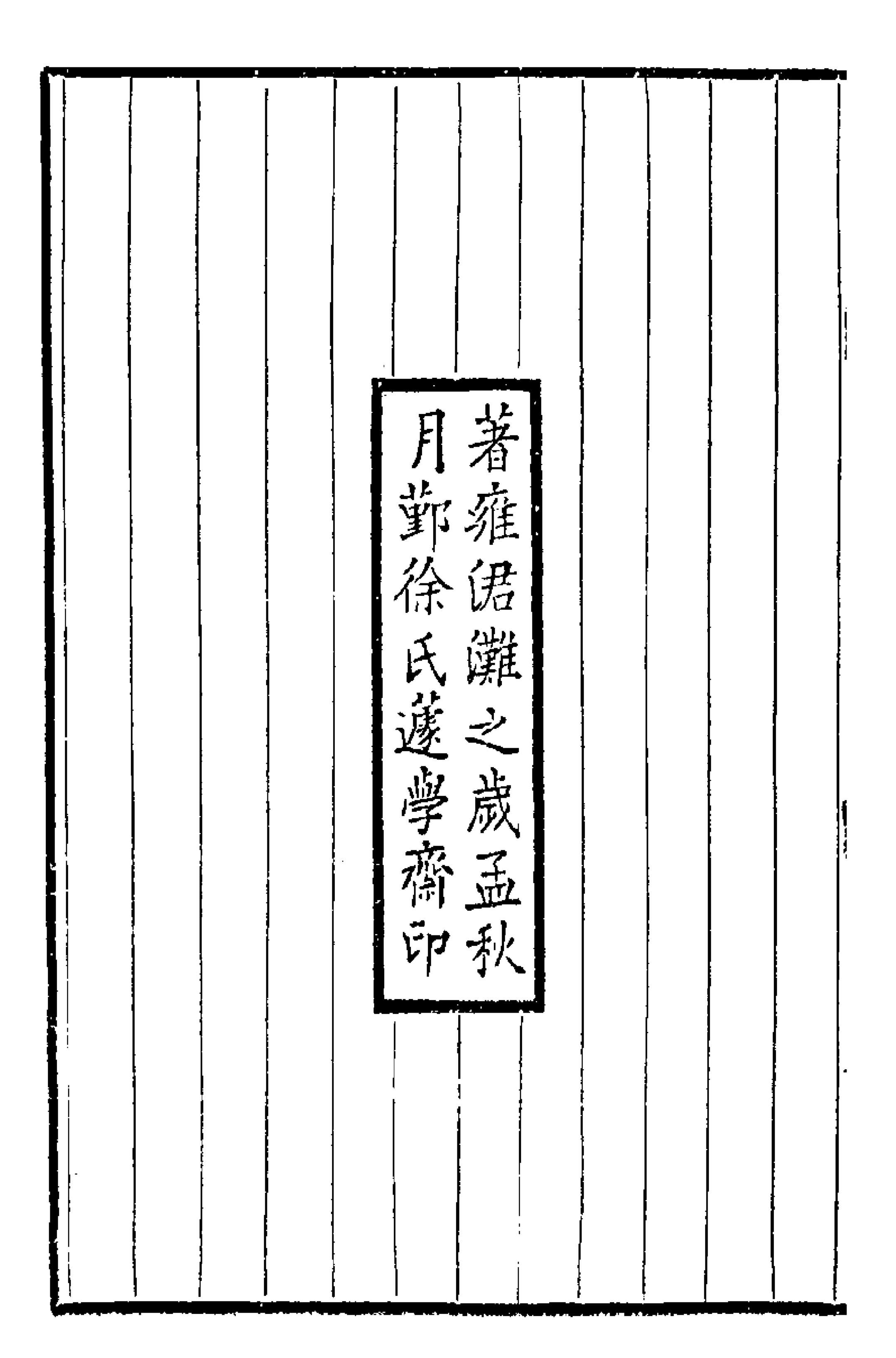
不及陸氏又注云時歲在乙卯與左氏遂異亦不足恐耳金仁山履祥通鑑前篇既主史記又謂襄公二十一年日再食决非生聖人之年此尤庸陋可笑楊士勛穀梁疏謂此年與二十四年皆頻月日食據今歷無有頻食之理又前儒謂春秋及漢高紀中連月日食者皆史誤衍余固未敢以此說爲必然然即頻月日食而遂不可生聖人此是何理天不生孔子於堯舜揖讓之世而獨生於亂臣賊子接踵之春秋此豈有理可解者乎而何論日食不日食乎且前編中大書釋氏生年畔道如此是尚可與論孔子生年者乎又且仁山既書釋氏生於庚戌歲又書孔子生於庚戌歲是明明援墨入儒使之後先同庚戌也而釋氏生於昭王二十二年之庚戌孔子生於靈王二十一年之庚戌是明明絀釋於孔使釋氏先孔子以八庚戌也是其居心恐不止庸陋矣　夏氏洪基

曰孔子生於襄二十二年至哀十六年乃爲七十三歲史記所紀正得其實則吾又不解七十三歲之說出於何經何傳而乃篤喜其年數之適合也若亦出自史記則此等直截算法人人盡曉由庚戌至壬戌自是七十三歲而遂得其實耶　史記孔子世家云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二十二年爲庚戌誤也當云二十一年是歲己酉）自此一誤無之而不誤矣故其後云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是歲己卯當三十一蓋者疑詞豈史公亦不敢自信耶）又云孔子年四十二魯昭公卒于乾侯（是歲辛卯當四十三）又云定公九年是歲孔子年五十（是歲庚子當五十二按其前後皆差一年此獨差二年或吾所據本脫一字耶）又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是歲乙巳當五十七）又云是歲魯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是歲己酉當六十一）又云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是歲壬子當六十四）又云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是歲壬戌當七

十四裴氏集解張氏正義皆不糾正獨小司馬索隱以公羊傳正之而其語多不可解試附論之其於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下注云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爲二十二年葢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夫謂春秋用周正耶則十一月自是戌月古無建戌爲正者何爲屬明年耶謂春秋用夏正耶則周正十一月當夏正九月何爲屬明年耶謂周正以十一月爲歲首耶則春秋非史記秦本紀並無以十月爲歲首而以之編年者何爲以十一月屬明年耶此其揣測史公致誤之由遠不如吾誤視旁行之說　至孔子卒年在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此本之弟子續經及左氏傳中後人無敢有異說者然則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四月己丑日年七十有四杜預云四月十八日乙丑無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

日月必有誤按續經十四年五月書庚申朔八月書辛丑至此年正月始書己卯四月書己丑由十四年五月庚申朔推之十六年四月中間約二月一小建則是年正月當庚戌朔己卯在其月之三十日四月當己卯朔己丑在其月之十一日惟十五年傳秋閒有閏月則是年四月當戊申朔而月中無己丑審矣此或己乙形近之訛或前年閏月閏字之譌皆非千載後人所能臆斷而孔子卒於哀十六年四月年七十四則斷斷無疑者也特杜氏於孔子生年不信公穀而信史記哀十六續經注中明言之而昭七傳注云孟僖子卒時孔子年三十五則是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又主公穀矣一家之言矛盾如此可怪也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九



著雍涒灘之歲孟秋
月鄞徐氏遯學齋印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

經十

孟子

毛大可謂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爲文多襲管子如省刑罰薄稅斂按見小匡規矩方員之正也雖有巧目利手不如規矩之正方員也法法諸侯毋專殺大臣毋曲隄毋貯粟□□□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霸形使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賦又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勝人者也戒篇以上並見其所著四書賸言補中或嘗舉此爲問余笑曰此妄語也古人著書往往雷同固不必抄

說也況孟子一生輕視管晏卽使今本管子果在孟子之前孟子未必襲之而乃以戰國時人私意增删眞贋雜出之書而謂孟子襲之非夢語乎且大可所數未盡也試終舉之五輔篇曰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伯諸侯大則以王小則以伯又曰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國亡暴其民甚則身死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又曰關譏而不征市鄽而不稅小匡曰使關市幾而不正壥而不稅戒篇曰關幾而不正市正而不布關市譏而不征市廛而不征關譏而不征廛無夫里之布出合篇曰若合符然若合符節法法篇曰故巧者能生規矩不能廢規矩而正方員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中匡曰薄稅斂輕刑罰省刑罰薄稅斂霸形曰民歸之如流水民之歸之由水之就下戒篇曰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又曰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心術上曰耳目者視聽之官也耳目之官萬乘馬曰

彼王者不奪民時不逆農時勿奪其時彼奪其民時國蓄篇曰狗彘食人食狗彘食人食又曰道有饑民塗有餓莩野有餓莩法法曰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其他字句相類不可更僕數也然且非特孟子也孔子亦生管仲之後者也而管子法法曰先難而後易先難而後獲又曰政者正也政者正也戒篇曰故天不動四時之下而萬物化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小稱篇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已知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小問篇曰夫寡非有國者之患也邱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禁藏篇曰鑽燧易火鑽燧改火弟子職曰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出門如見大賓又曰先生將食弟子饌饋有酒食先生饌形勢解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曰事父母而不盡力事父母能竭其力版法解曰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曰故君子惡稱人之惡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

之惡者山之數曰民富君無與貧民貧君無與富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皆與論語意義相同則不應夫子與及門垂訓教人而多襲管子也又且靜而安法禁即靜而后能安也聞賢而不舉殆法法即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菑必及於身宙合即菑必逮夫身也生財有常法君臣上即生財有大道也故上不行則民不從法法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也視則不見聽則不聞白心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是大學又襲管子也又且蹈白刃法法即白刃可蹈也繼絕世霸言即繼絕世也如日月之明任法即如日月之代明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侈靡即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也書同名車同軌君臣上即車同軌書同文也是中庸又襲管子也吾不意一部四書中襲管子者何以多至於此乃至左傳其全襲者無論矣即非本事而自爲文者則亦有一而代之服而舍

之霸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參患賤不踰貴少不淩長遠不閒親新不閒舊小不加大淫不破義等語豈左氏襲管子耶乃至於詩其引用者無論矣即非引用而自爲文者則亦有人而無良宙合夙興夜寐小心翼翼執事有恪其儀不忒弟子職等語豈三百篇又襲管子耶大可既讀管子而獨疑孟子不謂之夢語得乎又況孟子之與管子非但不肯相襲且有全然相反者孟子一書道伯業者齊桓葵邱之會耳而其所述盟辭與管子幼官篇及幼官圖中所載會諸侯之令絕不相同顯證一也盟辭中所云毋訏渠毋曲隄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爲妻等語此依管子文也與孟子大同小異管子伯形篇中亦載之而是桓公與楚王遇於召陵而令於遇上之辭與孟子所云葵邱者絕異顯證二也又孟子載齊景欲觀轉附朝儛一節文管子亦載其略乃是桓公問而

管仲答者又與孟子景問晏答絕異顯證三也乃不意大可又
張目言之曰至於齊景公謂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一節則
余襲齊桓事而易其名與語者此則不謂之病狂喪心不得矣
夫孟子既攟管子而襲其文何故而易其名與語者夫五伯桓
公爲盛孟子之言也沸出而女於吳孟子之言也則二君者由
孟子之言固桓優於景也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
之言也則二臣者由孟子之言無分優劣也吾不解孟子此時
復何惡於桓仲復何愛於景晏而以生平節取之詞忽易爲愛
惡變幻之說而攟管子而襲其文而故易其名與語而以桓仲
爲景晏也而大可云云此非病狂喪心之說乎然且孟子詳而
管子略孟子述夏諺數十言而管子無之孟子述聞誅以後諸
善政而管子無之孟子述太師樂章而管子無之則豈有全襲

人書而故造爲始末以欺人者然且此事非特管子戒篇有之即晏子春秋問篇亦載之其言較詳於管子而轉略於孟子大可既讀管子亦當並讀晏子苟讀晏子則亦當詳愼審視之反覆辨難之謂此事也果桓公耶果景公耶果管仲對耶果晏子對耶果孟子襲管晏耶果管晏襲孟子耶抑桓景並有此事而兩臣之對適相合耶抑三書各自爲文而所聞異辭以致詳略互異耶乃全不參究全不考核而遽以襲之一字誣我孟子又以易之一字重誣我孟子其不謂之病狂而喪心者乎　管子戒篇曰桓公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司馬曰亦先王之游也何謂也管仲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

亡之行於身桓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如此是但有我游之願而因諫而止固未嘗一出也則孟子所謂出舍於郊云云者眞是劈空造典故矣於是晏子加詳焉問篇下曰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掌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癃老者七十人振

贈之然後歸也是又明明襲孟子文而故抄變其詞爲同異者且孟子中自吾王不遊至爲諸侯憂六十五字並夏諺文故晏子引之而復以已意釋流連荒亡四字作晏子者不知皆是諺詞誤以今也之今爲晏子時特改此句作今君之遊不然然則孟子中惟君所行也五字不可解矣此又抄竊之顯然者　凡述古以諫者必稱述古事既完以後以今事參合而折衷之此古人定例孟子中無不如此如對齊宣交鄰國之問自詩云王赫斯怒至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皆述古事也下始以今王亦一怒斷之又如對謀救燕之問自書曰湯一征至后來其蘇皆述古事也下始以今燕虐其民斷之又如答萬章宋行王政之問自湯居亳至于湯有光皆述古事也下始以不行王政云爾斷之又如對滕文事大國之問自昔者太王至效死勿去

皆述古事也下始以君請擇於斯二者斷之雪宮章晏子對景
公自天子適諸侯至謂之亡皆述古事也下始以先王無流連
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斷之且惟君所行正與君請擇於
斯二者語意脗合爲諸侯度一也爲諸侯憂二也皆古人已事
也故曰惟君所行言二者惟君自擇之耳猶之去邠邑岐一也
效死勿去二也皆古人已事也故曰擇於二者若以爲諸侯憂
一截作眼前事則齊景已是流連荒亡晏子但當戒以無然如
孟子告梁惠以王無罪歲告齊宣以王速出令之類何得云惟
君所行乎故知今也不然之今是古之今而非今之今也　管
子記問遊事凡一百八字晏子凡二百二十八字而孟子最詳
凡二百六十三字即以詳略論亦可見管晏之襲孟子何則古
人引書有删節而無增加也況孟子所載有條有理有始有末

乎然則管晏皆僞書乎曰管子眞僞錯出晏子則諫上諫下二篇當是眞本問篇以後則抄左傳抄孟子抄國語抄墨子抄韓非抄呂覽大約戰國時人極推重管晏好事者取其書更易補苴以傳於世耳　或曰據孟子則問遊事自當屬晏子管子書僞矣若晏子則豈有不載之理曰此又不可執一論也夫子相魯及聘列國諸事蹟他書載之綦詳而反不見於論語雖孟子行事亦往往見於他說而孟子無之夫著書非作傳也不必載也　毛大可曰余幼讀師行而糧食句疑糧食二字難通似有脫誤今始知糧食其民爲確不可易也按此語又妄夫師行糧食者謂從行之衆皆飽食也猶孟子云行者有裹糧也行而裹糧亦何足異然以流連荒亡之故從行甚衆徒費食用則可異也而況行者飽食而居民則又無所得食也故即繼之曰飢者

弗食而行者雖得食而疲勞於道路不得休息也故又繼之曰勞者弗息其義甚明有何難通作管子者抄變其詞以師行而糧食者謂之亡語不可通於是加其民二字而曰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其義遂與孟子迥別而大可乃欲補孟子非妄語乎且此食字與下息字歷字爲韻若加其民二字則二句無韻矣又且晏子亦曰今君之游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是作晏子者所見孟子實無其民二字若孟子有脫誤不應晏子亦脫誤此二字故曰妄也　大可又曰轉附朝儛爲猶軸轉斛之誤亦亥豕之最可驗者余謂此又妄也尹知章注管子曰言我之遊必有所濟猶軸之轉載斛石趙岐注孟子則曰轉附朝儛二山名近時孫星衍作晏子音義云當依管子且曰齊實無此山又曰猶軸轉斛蓋欲如軸艫轉載斛石是時齊

海運故景公欲浮舟而南觀孟子從流下從流上㷀信夫以𦨖
之轉𦩶斛石譬已之遊覽此倘成文乎若謂齊海運以𦨖艫轉
𦩶斛石則是裹糧以遊耳夫裹糧以遊則裹糧以遊耳何云猶
耶至以流下流上證之則更妄孟子不又云從獸無厭耶浮舟
以遊獸自何來至謂齊無此山則經傳中山川地道今不得其
處者甚多可勝疑耶然且孟晏並云吾欲觀於轉附朝儛今以
四字爲亥豕之譌則將曰吾欲觀於猶𦨖轉斛非笑語乎即管
子中無欲觀字而下云南至琅琊亦不可接如毛孫諸說則但
云我欲遊於琅琊足矣然則猶𦨖轉斛實當爲轉附朝儛之誤
而大可反顚倒之非妄耶　或謂猶𦨖蓋𦨖艫之誤吾欲觀於
𦨖艫轉斛者蓋景公欲往觀海運故下云遵海而南也曰是則
孟子誤晏子誤而管子又誤矣僅此一言而三書並誤恐無此

理且軸轤轉斛者即是海舟運食也而管子曰我游猶軸轉斛當解之曰我游海舟運食而尙可通耶　孫氏解晏子較舊注稍明白然以石斛自載殊覺難通非但孟子之吾欲觀於四字萬萬不可解也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集注樂樂下字音洛孰樂亦音洛則是獨樂與人樂與少樂與衆樂之樂皆如字解爲獨自鼓樂與人鼓樂與少人鼓樂與衆人鼓樂矣又下二節不與民同樂與民同樂皆云同樂之樂音洛惟末節今王與百姓同樂無音章內凡如字皆無音而注云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此同樂之樂亦如字解爲王與百姓同鼓樂矣竊謂非也無論今樂古樂其作樂自有一定人數有何獨樂人樂少樂衆樂之可分別謂此非言作樂也言聽樂也則豈有先王奏樂而徧召天下人同來聽樂之理況

後文論與民同樂之鼓樂亦是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與不與民同樂之鼓樂分毫無異然則所謂不若與人不若與衆者又將作何歸宿乎愚按此章惟鼓樂如字餘樂字並音洛無如字者同一樂也獨樂之樂與少樂之樂自然不若與人樂之樂與衆樂之樂爲尤得其樂然而有王之樂有民之樂王以鼓樂爲樂百姓豈能廢事失業與王同鼓樂哉但使安居樂業無一夫不得其所則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此聞鐘鼓者所以欣欣然有喜色也此節獨樂即豈能獨樂哉之獨樂末節同樂即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之同樂若讀如字不可解矣朱子蓋因孟子與王言今樂猶古樂王方請問其說爲何忽舍鼓樂而轉問歡樂按凡論說諷諫之際往往不對其所問而先更端以轉詰之如梁惠問民不加多孟子忽以五十步笑百步詰

之梁惠願安承教孟子忽以梃刃殺人詰之齊宣問此心何以合王孟子忽以力舉百鈞詰之至若此節則尙非更端也樂記曰樂者樂也上如字下音洛後同又曰樂也者聖人之所樂也檀弓曰樂樂其所自生禮器曰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荀子曰樂者所以道樂也又曰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乃釋名云樂樂也使人好之也而孟子亦曰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是則樂即是樂王但知樂有正不正而不知樂有同不同其利害相去乃懸絕也

列女傳傳孟母事似孟子實少孤者故趙氏孟子題辭云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而闕里志四書人物考等書直謂孟子三歲喪父今魯平云後喪踰前喪則豈有因他人之治喪而追責諸三歲孤孩者乎樂正子曰前以士又曰前以三鼎然則孟

子喪父時已出仕爲士何幼耶且由臧倉語觀之前後喪相去必不甚遠遠亦不過十餘年若甚久遠誰復追論其前事乎然則孟子喪父時非但不幼必已三四十歲而孟母諸事皆見之漢人書中愚直以爲無可信者不然孟母則誠賢母矣而三遷時孟父果安在耶今孟廟中專塑母像且以三遷名其志與其書院竊怪孟氏子孫何以但讀漢人書不讀孟子耶

漢人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弟而今孟廟中以爲孟子之子木主稱二世祖吾昔嘗爲詩疑之明都穆聽雨紀談引孟氏譜云仲子名睾孟子之子又三遷志載宋人所譔孟氏譜云孟子娶田氏生仲子從學公孫丑以趙岐稱從昆弟爲非然詩正義引孟氏譜云孟仲子子思弟子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於孟軻然則宋人譜妄矣

我不識能至否乎常解謂我不識此時已能至朝否乎如此是不識已至否非不識能至否錯矣蓋仲子深願孟子之造朝而不能必孟子之果造雖將多人要路力請一往然卜諸平日嚴嚴氣象恐未必遽肯圓通萬一不朝則吾對使之言皆妄語矣故既云今病小愈趨造於朝又云我不識能至否乎意謂病雖小愈固未大愈或中道畏風不能前進或病中力弱不能行禮以至半途而反終不能至於朝未可知也蓋此語仲子自圓其說非故爲揣度而隨口造謊也

本若以美然集注木棺木也又注使虞敦匠事謂充虞嘗董治作棺之事者按上文明云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云云是此時營葬已久豈有合葬時椁木不問而追問斂時棺木之理孟子之治母喪棺與椁固無不美者故棺椁衣衾

之美至傳道於魯平口中而充虞此問則椁木也故孟子告以
古者棺椁無度卽繼之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明明別椁於棺
之外又云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椁在棺外土在椁外椁與土相
附故椁木尤欲其堅厚白虎通崩薨篇云椁之爲言廓所以開
廓闢土無令迫棺也正與孟子同意則以美之木斷非棺木也
秋陽以暴之注謂秋日燥烈似以夏正言之按周七八九月夏五
六七月也此三月於周爲秋時正是可畏之日故不曰夏日而
曰秋陽
宜若小然集注小謂小節也愚按非也小謂所挾者小玩下句今
字可見不見諸侯宜若小然即公孫丑管晏之功可復許乎之
意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卽公孫丑得行道焉由此霸
王不異之意

執箕帚爲婦婦字取義原自如此而注孟子娶婦之道似不必更說到箕帚

庶人稍有力者所畜不止一鵝何況萬鍾蓋祿之家乎且必饋而後有鵝不饋遂無鵝乎又且饋生鵝於世卿之家而僅僅一鵝鵝若是其貴重乎身爲世卿之母乃牢記一饋鵝於心至他日必殺是鵝以食其子乎於情於理皆所必無蓋孟子欲以此日其兄是鶂鶂之言與前日仲子惡用是鶂鶂之語相關合則不得不云殺是鵝耳　仲子念母而歸省其母其母愛子而殺鵝以食其子母子相愛如此其兄苟有人心正當好言存問體貼母心慰安此弟而乃以前言藏怒反唇相稽一洩宿忿此非特食鵝之弟勢難下咽卽殺鵝之母亦將無地自容但觀食鵝一事已甚如此則平日之氣燄迫人可知平情論之如此不義之

兄仲子亦實難鬱鬱久居此也　孟子即仲子食鵝一事遂以以母不食以兄室不居坐實其辟兄離母之罪然但即此事觀之孟子語頗爲深文夫以不常來之弟但食一鵝又重之以其母之賜食而必訶讓之使不能下咽此其不義亦可概見仲子不能以德化之無亦辟去之已耳故辟兄不足爲仲子罪也若以離母罪之則其母方安富尊榮泰然享萬鍾之養此豈忍負而逃之於陵使同嘗織屨辟纑之苦況而非受飢餓哉介之推母曰與汝偕隱是可負而逃也仲子之母不必爾也計惟屢省之已耳饋鵝殺鵝爲日必當無幾而已兩省其母則仲子何嘗離母哉而責之曰以母則不食使當時無其兄外至之言仲子何嘗不食哉夫使仲子而不食母食則聞兄言之後出而哇者何物哉故曰此孟子深文也　或曰此孟子答匡章之言也匡

章與父責善而屏妻棄子於人倫實有欠缺者故以辟兄離母極力駁斥仲子所以解章子之惑也然不義與之齊國章亦極力駁斥之至謂其亡親戚君臣上下此非對匡章之言也何以言之　或曰孟子稱仲子爲齊之巨擘是孟子固以仲子爲賢者也而駁斥之者春秋責備賢者意也然合兩章觀之孟子並不以仲子爲賢者　蓋孔子急於用世者也而不用則已孟子急於用世者也而不用則有不豫色夫孟子時之有仲子曾何異於孔子時之長沮桀溺荷蕢荷蓧之屬哉孔子曰隱者也曰果哉末之難矣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溫厚和平似與諸逸民不妨各行其是也者而孟子則直視此一流人爲無君臣上下之人而深惡痛絕之此雖聖賢氣象之別實亦孟子尤急於用世一片熱腸之所由致也然而有

王驩不異之孟子而後可以輕視不仕無義之仲子否則與其爲不義之兄戴不如爲辟兄之陳仲也且天下之同流合汙恃勢貴介與仕君熱中患得患失者多矣此其人皆不辟兄不離母而有親戚君臣上下者也吾不知其與仲子相去更復何如而後且援孟子以儆仲子也後儒不知孟子之旨隨聲附和動以無人倫斥仲子然則泰伯逃之荊蠻較於陵更遠亦可坐之以辟兄弟離父母無親戚君臣上下而孔子稱之爲至德何哉匡章通國稱不孝而孟子禮貌之衆惡必察也陳仲子皆稱其廉士而孟子不之許衆好必察也

曾元養口體曾子則可謂養志是則養親如曾元者未可也必若曾子始可也義本如此乃集注引程子語謂事親若曾子可謂至矣而孟子止曰可也豈以曾子之孝爲有餘哉咬文嚙字似

近學究又有餘不可解當是有歉之誤

不告而娶則必將使父母不知此事於是孟子有館甥貳室之說然而親見其事之史官則大書之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嬪於虞嬀者水名出歷山舜所居之地而後以爲姓者也虞者舜之氏而後以爲有天下之號者也堯降二女於嬀汭之虞氏古史確鑿如此此豈能使其父母無聞知乎而豈不告而娶乎　孟子中所載舜事如不告而娶如象日殺舜如避堯之子皆是戰國時相傳有此語考之尚書無一合者孟子好窮古聖之心不暇辨其事之有無而取而論衡之論衡之語足以傳示後世若其事實則姑舍是

宋儒論古事往往以理爲斷此不可訓也論古事總以古書爲據而身親其事之古書尤爲鐵據即以孟子事言之孟氏譜三遷

志等書以孟仲子爲孟子之子而趙氏謂是孟子之從昆弟則漢人說可據也然亦以更無古於此說者而據之終非鐵據也乃至孟子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之教語亦出趙氏似亦可據而臧倉明云後喪踰前喪樂正子明云前以士後以大夫則趙說萬萬不足據矣同出趙氏或尙可據或竟不足據者以有身親其事之古書在也是眞鐵據也若孟子之說舜事則更古於漢人不待言也然而有別焉其合乎尙書者無論矣其曰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曰封象有庳曰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鹿豕遊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皆可據也以其說更無古於孟子者也乃至曰不告而娶而書曰釐降嬀汭則娶時非不告也曰使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而書曰愼徽五典又曰詢事考言三載則徵庸以後非在畎畝也曰瞽

瞍焚廩象蓋都君而書曰烝烝乂不格姦孟子引書亦曰瞽瞍亦允若則瞍象早爲舜所化非徵庸後尚思殺舜者也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而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以詢事考言三載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合之於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之文則月正元日即在堯崩之明年所謂三載四海遏密八音之三載乃是史因百姓如喪考妣而終言之非以月正元日爲三載後之月正元日也然則堯崩明年舜即踐天子位矣又何三年喪畢而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也乎是皆不可據也以孟子雖古而更有身親其事之尚書在也眞鐵據也

言事與言理迥異言理如孟子孰得而擬議之若言事錯誤則子孫可以正其祖父弟子可以正其先師明後諸儒以孟子言之

雖明知其誤無敢訟言之者恐非孟子意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云云按孟子此論極正大特子產爲春秋賢大夫中有數人物其治鄭政事見傳記者皆極有條理何至此事不知政體如此且溱洧爲鄭之通津亦必不至全不照管聽民病涉之理然則孟子豈誣之耶曰非也子產之事軼事也非常事也孟子之論通論也非論子產也蓋子產治鄭何嘗不以十一月成徒杠十二月成輿梁而或十一月十二月之前杠梁尚未成就偶逢天寒行者病涉子產適過其地見之惻然卽命以己輿一濟涉者夫以執政之輿而濟徒涉之民未有不互相告語譁然傳播者久之又久尚爲美談於是孟子卽其事而論之謂若僅僅如此是不過惠而已矣烏知爲政

哉其下稱述古制詳論政體而結之曰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可知是以爲政之道告凡爲政者而非論子產之不知爲政也乃葉水心習學記言不知孟子意謂孟子此語未當是不善讀孟子者　小德小惠最易傳播亦最易則傚後世士大夫歆慕古哲往往舍其大而學其細以竊比古人此通病也孟子正慮其不善學古人故特爲此論其意猶曰古人有大段好處在如此小恩小惠何足學哉是爲後世士大夫痛下鍼砭非於名公卿尋其罅隙也

寇退則曰修我牆屋北流李曉園師紹昉謂此乃曾子戒守者之辭曾子戒之以無寓人於室毀傷薪木而又屬之謂若他日寇退則當爲我語於大夫曰修我牆屋我將反也其後寇退之日曾子果反上寇退先事之言下寇退始是實事不然複矣

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集注恝無愁之貌按此本趙注也然愚意不如說文訓忽爲更善說文云忿忽也从心介聲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忿忿與恝不過師承異文其訓爲忽則與公明高語意甚合說文云忽忘也後人謂此事不繫於心則云恝然置之度外正是忘忽不省意爾雅釋詁云忽盡也自謂待父母之心已盡亦正是忘忽不省尤與此恝字意合無愁亦通而語意稍遠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集注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愚按此注與本文不甚明順且上文明云而已矣下云不知己有何罪是猶曰我竭力耕田共子職而已矣而父母終不我愛不知我有何罪哉雖曰自責仍是怨懟而謂非怨父母何也蓋自我竭力耕田至於我何哉二十二字皆即上文恝之一字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

恝若何者恝下文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即若是之恝也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若何者小丈夫下文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即若是之小丈夫也語例絲毫無爽如此解釋詞明義順若如朱注非但於我何哉四字不順而已矣三字不可解且若是恝之是字尤全然無著古今語例若是及如斯如此之類必有所指即以孟子言之若是其甚與若緣木求魚之甚也若是其大乎若方七十里之大也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若齊王反手則滋惑也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若王霸不動心則過孟賁也指不勝屈從無一懸宕不可指實者而此章若是恝是字獨無可指必無是理惟他章是字多指上文此章是字乃指下文以致誤解不知尹士章若是小丈夫恰與此章若是

恝天然玉合如此　朱子注四書云而已矣者竭盡而無餘之詞也若以此語注此章而已矣尤妙尋常人竭力耕田謂於子職已竭盡而無餘也於我何哉猶云我亦無如何也皆與說文訓恝爲忽爾雅訓忽爲盡鍼鋒相對

君子不亮惡乎執語頗難解舊注亦不盡明暢四庫提要中稱何異孫以惡字讀去聲余未見何氏所著問對不知其解說之詳即其讀去聲之說度之蓋讀亮爲諒君子不亮即論語中之君子貞而不諒也惡乎執即孟子中之惡執一也惟不諒所以惡執此解實較勝常解

無恥之恥無恥矣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矣按是以無恥之恥解作能以無恥爲恥亦通特下句無恥解作無復恥辱則與上文人不可以無

恥句之無恥迥然異解恐古人無此語例也愚意當解爲若以無恥爲人所恥辱則眞無恥矣蓋人不可以無恥然或自恥其無恥是尙能改行從善非眞無恥也至於羞惡全泯一任人恥辱我之無恥全不顧忌而至有無恥之恥是眞無恥人也即下章爲機變之巧無所用恥不恥不若人之類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集注謂人必有疢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愚按如此則下節獨孤臣孽子獨字不可解矣操心危慮患深即是疢疾故達之達即是德慧術知皆本朱注下節與上節一意何爲以獨字反接之獨字必不能作故字解也蓋德慧術知者才也疢疾者禍患也有才者一意徑行操心必不肯危慮患必不肯深一生常在禍患之中而彼昏不知也是即朱子注盆成括章恃才妄作所以取禍之意在人爲小有

才未聞大道之死括在國家爲入無法家拂士出無敵國外患之亡國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朱注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爲賢哉愚按朱子此注似非孟子意夫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此豈可以小廉目之乎孟子稱伯夷伊尹孔子爲古聖人其論三聖之同則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夫不義不肯得天下爲聖人而不義不肯受齊國乃僅僅爲小廉乎孟子謂簞食豆羹雖身死能不受而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夫齊國與萬鍾孰多他人之舍

簞食豆羹者不能信其不受不義之萬鍾仲子之舍簞食豆羹獨能信其不受不義之齊國乎蓋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時人之言也仲子之廉匡章盛稱之當時蓋莫不稱之稱之而充其操之所至謂雖或不義而與之齊國亦必不肯受一時莫不云然故曰人皆信之然而不受齊國談何容易齊國非簞食豆羹之比以仲子之小廉而遽信其能不受齊國是直視弗受齊國之大節僅僅如舍簞食豆羹之小廉矣故曰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句是駁詰語非斷制語義似略與而合之上下文必當如是下乃申明之謂人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而乃以其能舍簞食豆羹之小廉遂信其有不受齊國之大節何可哉人皆信之信其能弗受也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不信其能弗受也兩信字甚明朱注解信字並

加貫字不嫌添設耶　人莫大焉四字與下亡親戚君臣上下七字連作一句讀焉字語助辭只作於字解　今皆以姻婭爲親戚考之古殊不然孟子謂陳仲子亡親戚君臣上下指其辟兄離母而言則以母兄爲親戚也管子揆度曰夫城郭廢社稷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重於親戚也則以父母爲親戚也晏子外篇曰今爲人子而離散其親戚孝乎哉是亦以父母爲親戚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集注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愚按非也孟子因論孔子之取狂獧遂及孔子之惡鄉原而萬章因問鄉原也觀何如上有曰字甚明或疑萬章不問鄉原孟子何爲特引孔子之論鄉原耶曰此推而言之也萬章問孔

子何思狂士而孟子告之以狂獧因狂及獧是猶連引孔子語也及萬章問何以謂狂不問何以謂獧也而孟子乃既告之以狂者遂幷告之以其次之獧者而更告之以孔子所惡之鄉原正如子路問成人夫子既告之以成人而更告之以今之成人也何疑焉且此章記問答最清析易曉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云云孟子曰孔子云云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云云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云云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云云敢問何如何以謂之其爲問詞甚明也故無曰字何如斯可謂之鄉原以緊承鄉原德之賊也句恐人以首節爲例幷上文皆視爲萬章語（首節孔子在陳曰至進取不忘其初正與此之孔子曰至德之賊也相似首節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正與此之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相似）故特加一曰字也若謂德之賊也萬章述孔子語已畢下是問詞故加曰字則

首節進取不忘其初萬章述孔子語已畢其下問語何爲不加

曰字耶　闇然媚於世也者集注云閹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

也言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愚按如奄人之奄是也謂深自

閉藏似非閹奄通閹本訓敝惟奄闔閉門故謂之閹惟精氣閉

藏故謂之奄是閹寺本取義於閉藏也而孟子此語則直謂鄉

原如閹寺然專以諂媚人爲事也與斥儀衍爲妾婦同意不必

追其命名之原而謂之閉藏也若果深自閉藏尚何親媚於世

之有

戰國時最多僞說尤多僞造唐虞三代古事孟子取其不悖於理

者姑信之至瞽瞍北面之屬即已力闢其妄其他如莊列韓非

之徒則妄聽輕信滿紙荒唐乃至啓殺益太甲殺伊尹諸妄語

居然大書於紀年之史則當時齊東野語多不勝詰可知矣因

此而知孟子所說唐虞三代古事雖有與尙書違異者而悖理者少蓋當雜說蠭起之時披沙揀金已大有一番淘洗功也

明陳心叔士元孟子雜記解公行子有子之喪直妄語也此句句法極順本無可疑後世不行古禮竊疑不過喪子何爲張大如此遂有解子之喪爲人子之喪者語已紕繆無理而雜記乃以子之二字爲人名謂卽燕王所讓國之子之謂史記不言子之亡之何國或者子之本齊人自燕逃歸於齊至此時而子之死齊王以其嘗爲燕君五年以國君之禮待之故孟子有朝廷之說而公行子是齊大夫子之蓋其先也云云此眞無憑無據信口妄說解經至此可謂悖亂之極者矣又云史記六國表謂君噲子之皆死汲冢紀年謂齊人禽子之而醢其身均妄也已則妄解而反以古書爲妄顚倒黑白所謂悖者恆以不悖爲悖也

孟子雜記中截斷句與常讀異者亦有可取如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以易字斷句元云易然句或讀然因下文按以然字屬下尤與孟子文法相類教匠事嚴以匠字爲句元云王柏讀敎匠事爲句嚴字另爲句趙讀敎匠句按今讀不始王柏朱注已如此然如趙讀則句法極順不知朱子何以不從可謂曰知以可字爲句元云吳程云可字句應上文不可字言百官族人之不可者今皆可之也謂曰知謂爲知禮按此句本難解故朱子疑有闕誤今如吳說差可通若輔廣謂可當作皆則改經文矣往送之門以往字句元云往字句言女子之嫁而往也送之門句禮婦人送迎不出門故母送女但至門也按此句本亦難解今以往字句是謂於其往也而送之於門此往字即下文往之女家之往子思不悅於卒也以悅字句元云不悅句按子思之不悅豈但於其卒乎惟摽使者出大門乃是最後時事朱子云非養賢之禮故不悅而於其末後復來饋時云云是本以悅

字斷句不知後人何以作一句讀也至其他如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以有人不得爲句本趙注智足以知聖人汙下汙字爲句本蘇老泉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以已甚迫爲句本古句陽貨先豈得不見七字作一句讀本趙注卒爲善士則之野以卒爲善句士則之句野字屬下句則皆故好新奇不如常讀之妙

煙嶼樓讀書志卷第十

鄞蘧學齋徐氏
校印書籍之記